

80 p. or. 533/3

W

第四回

此回却是兩個半截文字、前半篇是捱光的下半截、後半篇是捉奸的上半截、

看他入手幾語用王婆口中、將娘子大官人沒原沒故、扭攏一塊、便把門拽上、此是九分光、却是下半截文字已完、下文另用通身氣力寫娘子大官人也、

寫二人勾情處、須將後文陳敬濟幾回勾挑處合看、方知此回文字之妙、方知後幾回文字之妙、絕不雷同也、

開手將兩人眼睛雙起、花樣一描、最是難堪、却最是

入情，愛却使婦人玉低頭，七笑兩斜睨，便使八十老人亦不能寧耐也。

五低頭內，妙在一別轉頭，七笑內，妙在一帶笑，一笑着一微笑，一二面笑着低聲，一低聲笑，一笑着不理他，他一踢着笑，一笑將起來，遂使紙上活現，試與其上下文細細連讀之，方知。

帶笑者，臉上熱極也；笑着者，小內百不是也；臉紅了，微笑者，帶三分慚愧也；一面笑着低聲者，更忍不得癢極了也；一低聲笑者，心頭小鹿跳也；笑着不理他者，火已打眼內出也；踢着笑者，半日兩腿夾緊至此。

略鬆一鬆也笑將起來者則到此真個忍不得也何物文心作怪至此

又有兩斜歇內妙在要便斜歇他一眼兒是不知千歇萬歇也寫淫婦至此盡矣化矣再有筆墨能另寫一樣出來吾不信也然他偏又能寫後之無數淫婦入無數看眼伎倆則作者不知是天仙是鬼怪

又咬得衫袖格格駁駁的响讀者果平心靜氣時看到此處不廢書而起不聖賢卽木石

前文寫兩人淫慾已絕後文偏又能接手寫第二日一段總之才高一石不能測也

寫二人妙矣、必彰明較著寫兩入之物、一部內用西門之物者不少、用金蓮之物者亦不少也、用西門之物、非一人用金蓮之物、亦非一人、故必先寫二物、門面身分一一拾出也、

後文鄆哥一段止是過文、看他亦一字不苟、寫籃寫梨、寫籃落梨、滾鄆哥一面罵一面哭、一面走一面抬梨、一面提籃、又一面指着回轉罵、然回轉身來罵、却又是一面走也、文心活潑周到、無一點空處、吾不知作者于做完此一百回時、心血更有多少、我却批完此一回時、心血已枯了一半也、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開茶坊鄆哥義憤

詩曰

璇閨綉戶斜光入。

千金女兒倚門立。

橫波美目雖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

聞道今年初避人。

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爲道意。

後堂羅帳一相親。

以○主○子○金○吉○價○

一○筆○抹○倒○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

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

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如聞其聲娘子

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誰大官

人又是誰縱沒事便可相陪一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

盞不怕平寫得沒理的妙絕九分光東住下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

却不動身單寫一分光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續這婦人見

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睨看一筆婦人

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睺睺的眼睛看着他筆

西門慶慶便又問道却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

頭帶笑笑的回道姓武一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

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兩遍別你耳聒

又不聾西門慶笑道轉頭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

武的却少只有縣前一箇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

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

面低着頭微笑道三遍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

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睨他

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

娘子叫屈哩目王婆去後此一段乃是絕妙春宮必看至

也却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嚼又總這婦

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四遍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

得袖口兒格上駁上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兒。此水滸傳有

魄之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

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

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

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

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掃。上落一隻

筋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筋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

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却又待拿筋

了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

低着頭。五遍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筋兒。西門

低頭

慶所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走過來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

不捨筋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

道怎這的囉噫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

娘子可憐小人則個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

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

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是個好處一投寫西門慶入馬

已放下文乃餘言耳不知者乃謂下文方是正經事却不知冤屈了人家王經用意寫的妙文也子是不

絲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

人自從與張大戶意指反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

件東西幾時得個夾利是後來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

第一手書 五

丁的怎事能有多大力量從今當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
事高強金蓮何不喜正是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孩孩攢枝生美

甘同心帶結看官心事一箇將朱唇貼一箇將粉臉斜偎

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推一

朶息雲一作雷扯一作雷海盟山博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

揉搓的萬種姣姣恰上當聲不離耳畔津上甜咂笑上

舌尖正寫二楊柳腰脉上春索黃桃口微上氣喘此事真佳也

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口顆酥胸湯濕消凝不滴牡丹將此

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下六句乃入手做作推就處下八句正寫止用搏弄
 揉搓已極狂淫世界下四句將完事也下四句已
 完事也未二句又入看官眼內粗心人自不知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

人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

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婦人驚固是西門則何驚哉而亦必驚寫心虛人如書

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

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

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

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

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

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
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的再說。不出來。又白描王婆
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
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
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作者至此亦通身
快樂十分文章已
都是。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
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一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
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
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
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句

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文三人又吃

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

去下王婆與西門慶。楚過後門歸來。後門先去下了簾子。

又點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服麼？」

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

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點出金還虧老娘把你

兩箇生扭做夫妻，強扭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

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

听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

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封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色中點出財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还未出門。」將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後門五楚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主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在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

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攆接。武大
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
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子家坐一坐，就來。
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箇小
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
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

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瓢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柳上，恁兒高。
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赴東。

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
今。弄。得。許。繇。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借瓢卽影入文情
狡滑隨手生來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疊
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
甚麼心。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
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
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
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鬚描
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重人心紅白將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影
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裏嫦娥下世
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濃艷妖淫

右調沉醉東風

西門慶誇之不足攬在懷中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
腳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攢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
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
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生日于此時逗出婦人問家中
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边人只
是沒一箇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
第一奇

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

伏後文

西門慶問了一

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水榧餅兒

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搂相抱嗚咽有聲那婆子只管

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繇着二人在房內做一

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些動春心西門慶色心

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婦人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

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

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黑鬚直監監堅硬好箇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闔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

西門門裏

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

白馥馥

鼓蓬蓬發醉的饅頭軟濃濃紅綿綿出籠的果餡

婦人

浴此二句不堪言之甚

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

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襠縣裡爲家業

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

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楚過王婆家來和西

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以上一段將情事一頓。卽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

那曉防好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垂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覓得一籃兒雪梨。挑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

教我那處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
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
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
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
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樓兒
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
○門○紡○績○之○妙○此○處○一○映○西○門○金○蓮○背○躍○然○欲○出○

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
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箇
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
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

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舍鳥小因見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汗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因樓的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裡切菜水泄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上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舍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鬘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你

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食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
 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虫沒事便打我這刮
 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盃兒也丟
 出去梨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梨這小猴子打那
 虔婆不過一頭罵罵一頭哭哭一頭走走一頭街上拾梨
 兒拾梨寫得如画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虫我交你
 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
 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箇
 人以上鄆哥一段小文總爲捉奸却正是
 作引而捉奸又爲用藥來由也
 掀翻狐兒窩中草
 驚起鴛鴦沙上眠

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句句是鄆哥。下半用藥。句句是金蓮。句句是王婆。

此回文字幽慘惡毒。直是一派地獄文字。夜深風雨。鬼火青燐。對之心絕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當日何以能細心的做出也。

教我明日拿筆做這樣一篇文字。其實不敢。蓋想不得非做不得也。

拿砒霜來是西門。罪案後文用藥是金蓮。罪案前用才俊。結末收拾總云是王婆罪案。

上文勾情處要與花園調婿一回對讀見文不犯手
此文要與貪慾喪命一回對讀見報總一般
看此回而不作削髮想者非人心則此回又我普淨
師現身說法也

批好情郎哥定計

飲醪藥武大遭殃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實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聊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聊哥見了立住了脚看上

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歎下担兒道我只
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
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
鵝鴨。那裡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稈。麥怎的賺得你恁
肥。膀膀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養你在鍋裡也沒氣。
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
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
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
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
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裏道。我吃三盃羹。

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鎰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帮你打捉看他已有成算全是爲自己氣不是爲人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肱膀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他三五十文錢使耐耐

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寔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刺人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做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

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
他二人也有箇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也巴你老婆藏過
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著反吃
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
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
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
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
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
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上便挑
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上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

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面在那婆

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

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七

悲 陋

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并几箇炊餅自去了。武

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

每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礼，

何得窩盤他些箇。然則必死武大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

家，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

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

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

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著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趲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箇。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阿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

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髡髡。四字如。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間其聲。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箇住。看上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得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袈衣。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

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到房門首用手
 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武大在口裡只叫做付好事。那婦人頂
 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
 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寫淫婦人狠處
 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
 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
 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問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
 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
 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開裡，一直走
 了。所以必說西門慶會得一身好拳棒，單是爲此一事。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搬了王

婆撒開跑了

寫鄆哥

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

管事

夾寫隣舍百忙裡開筆却是細筆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

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碗

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攬着便從後門

六後門

歸到家

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

以上一段捉奸以下一段用藥

當夜無話次

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

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

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粉去

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虧人禁住不得向前赫道小

人不對我說與了他那物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

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提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于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下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背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虫的武大。

頭一語直接交
指頭緊甚

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

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若也王婆冷笑
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箇撐船的我到不慌
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
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
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
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
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
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
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

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
不是故意逗留不說却是委實難教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
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
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
剗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矮子病得重趁
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
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
了、一把火燒得乾七淨七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
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絲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
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

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一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只是是西門慶罪案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

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痰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心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指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裏扛出去。有了，有甚麼不了事。寫得王婆惡處，蓋不
止一武大受禍也。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碍手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

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

將去藏了。

一路寫得黑越上怕人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看武大一絲

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

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

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聞得一處有好藥，我要

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

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

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

此等處此用藥時更可恨

我最不敢贖

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

「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裏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

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听那更鼓時。却正好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托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料在盞子裏。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

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更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上的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是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霜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敷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候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

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

以上是金
二罪案

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

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

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

後門
七

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

門後門

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

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

以下
是王

婆罪
案

王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

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

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

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
上市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
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
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亡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
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
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
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
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
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
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綢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

箇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
 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此蓋作者于此一篇地獄文字
 完特特將七十九回一照使看

官知報應不爽色慾無益覺小許用

武松殺西門不如用金蓮殺之也王婆道大官人如今

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
 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
 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
 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
 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王光有影誰能待

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聞

王洪公

萬事無成只自生

王洪公

言帝王之義大官人州主食什財不可戰下西門嬰自

門裏笑戲戲師不敢事而大非自食什財不效戲非

來恐下團團而大財出是而財歸人只財財不肯銀

只有一件事要緊天即想要人銀只財財非非肯出如

玩味絲西門不取財金萬計之也王婆道大官人收

言財財不來也無益也小指財王婆道大官人收

言財財不來也無益也小指財王婆道大官人收

第六回

此回何九是周旋武大了當的文字。自那日却和西
 門慶做一處是寫西門慶金蓮開手一番罪案已完
 則金瓶梅一金字的出身來歷已完不特西門慶又
 要暫丟開去娶孟玉樓卽作者亦要暫放此處更爲
 瓶梅作傳。今看他下半回依舊還是金蓮王婆文字。
 不知作者自是借鍋下米做玉樓做薛嫂做春梅人
 自不知也。

何處做玉樓觀金蓮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才
 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此是玉樓的過文人自不

第一奇書
知也不然。謂是寫金蓮。然則此言却是寫金蓮甚麼事。也要知作者自是以行文爲樂。非是催與西門慶家寫帳簿也。

何處寫薛嫂其寫王婆遇雨處是也。見得此輩止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風雨晦明都不阻他的惡行。益知媒人之惡。沒一個肯在家安坐不害人者也。則下文薛嫂已留一影子在王婆身上。不然王婆必寫其遇雨。又是寫王婆子甚麼事也。

可處寫春梅看其寫金蓮冒雨。必一云喚梅香再

天榜香是也不然金蓮與西門正是眼釘初去滿心
 狂喜之時何不得于心乃唱一慘淡之曲而金蓮自
 身沾龍之不暇乃頻喚梅香且不說了鬢而必用梅
 香總之金梅二人原是同功一體之人天生成表裏
 爲惡一時半霎都分不開者故武大縊死金梅早合
 而燒夜香直與樓上燒香弄一得雙遙遙相照誰謂
 金瓶梅有一閒筆浪墨而凡小唱笑話爲漫然無謂
 也哉

文有寫他處却照此處者爲顧盼照應伏線法文有
 寫此處却是寫下文者爲脫卸影喻引入法此回乃

脫卸影喻引入法也。試思十日二十日方知吾不爾欺。

寫王婆遇雨。又有意在蓋爲玉樓而寫也。何則。武二哥來遲而金蓮嫁亦惟武二。哥來遲而未娶金蓮。先娶玉樓之時。日乃寬綽有餘。不然娶金蓮且不暇。况玉樓哉。夫武二之遲。何故而遲。多則兩三月。少則一月之語哉。則用寫王婆遇雨。照入武二路上雨水連綿。誤了日期一語。不然。夫幫間必以遇雨爲趣。則怨伯爵當寫其日日打傘也。文字用筆之妙。全不使人

寫何九受賄金爲西門拿身分不似水滸之精細防
患蓋水滸之爲傳甚短而用何九証見以殺西門今
此書乃尚有後文許多事是也且爲何十留地故耳

此書凡尚不經文精治書其書且為所十留其書
患茲水端之為所甚甚而凡所及通其以對西門今
其受觀金為西門拿其衣不以水端之辭辭之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詞曰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
山雞。輒棄鸞儔。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
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酒。淚登舟。

右調懶畫眉

却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

接上三更天。則三人已忙了一夜也。

王婆拿銀

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

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

夾入鄰舍

都來看望。那婦人

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
婆娘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看也不能夠好。不
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
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
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二語千古爲人
者同聲一哭娘子省煩惱，
天氣暄熱。映出爲後
五月作引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
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件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
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備了。就于報恩寺叫了
兩箇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箇火
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已牌時分，慢走的走來，到紫石街巷

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咐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只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箇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又手

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箇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箇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

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却是不須提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証。」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

到其間，再攸理會便了。于是一直到了武大門首，只見那幾

個火家

見一只

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裏火發，

又照出王

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

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

至此還照簾子是，何等神

理簾子

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

如何這咱絕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

一步只見

兩只見俱從何九眼中照入

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

布髻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病症，幾個啣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裏暗道：「我從來只听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計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哭出，就知是中惡。旁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

面七手入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
 了王婆。力攛掇，拏出一弔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
 又照管衆伙家，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殮，
 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
 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
 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弔孝相送。步上映鄰舍那婦人帶上
 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
 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
 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
 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

靈上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

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

以下丟開武姓單講西門是金瓶正傳金蓮出身也

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

王婆茶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

人兩個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

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廝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後

九自此和婦人情深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

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

又照着家內

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啻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脩

只爲恩深情鬱上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讐解

地老天荒誰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風動慢颿

涼侵扇處上過端陽家上共舉觴

自去年十月初十外至此已半年矣因西門一向在醉夢顛倒中只陪上教來至此一現也

却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

看上大娘子

娘子家忽添一大字妙絕

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

節間記挂着來看。比太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也，在這

裏怕還未去哩。」

潘媽也，前何不到武大家，今忽便來。總之寫武大寫豎人情也。

等我過

去看。比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

後門才

婦人

正陪潘媽也，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

「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

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得養出來。你

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

子便看。」潘媽也噯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

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也道：「他從小

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老姐

姐端的百伶百俐，不在了好箇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七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箇一面安下鍾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上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便連忙丟了箇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寫潘婦人不孝處可殺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撇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後門十一婦人接着到房中，道箇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長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掀採，每日只是

濃粧艷林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撒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不來欺採

不知者止云寫金蓮惡知者則云玉樓已來了也

西門慶

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瓊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

等到朝娘買才且有一回助聞咱且說婆子提着箇籃兒
 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箇籃兒
 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五月天氣大雨
 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七漫空。降日飛來一點
 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
 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
 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

遇見這大雨。爲武二來遲作証武二來遲以便未娶慌忙
 金蓮又先娶王樓文字。騰挪固有如此。

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
一歇。那兩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
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
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
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
箇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
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
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
烘乾。那鷄鶩喫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
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疊

盤頭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黑面琵琶
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友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
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恥西門慶一
面取下琵琶來搜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
弄米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
髻挽青絲雲鬟光金釵斜插
在烏雲上
喚梅香開籠箱
穿一套素縞衣裳
打扮的是西施模樣
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
燒一炷兒夜香

看官試想此曲何故不來而此曲又何必此曲
試想三日何姑蓋兩喚梅香而春梅呼吸欲動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腳處一手樓過婦人粉頸來就

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也有這般兒聰明就是小人在

拘攔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

家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

家西門慶一面談笑就托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

帶雨尤雲調笑頑耍卽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下交鬼卦一隻綉花鞋

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

好小腳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

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

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

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淫鎗法打動兩個女說郎

才但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簾枕涼

方纔枕上澆紅燭

粉蝶探香花萼顫

情濃樂極餘興

佳人才子意何長

忽又偷來火隔牆

蜻蜓戲水往來狂

珍重檀郎莫背忘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

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

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簾子十五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

了一回酒纔散正是明眼人必知此教語記西門自此目

倚門相送劉郎去

烟水桃花去路迷娶王

第一奇書

怪源法

取水林法組經

丁一四

法

水林法組經

早出四法

丁

水林法組經

賊子與

賊人

水林法組經

當日西門

賊人

水林法組經

賊子與

賊人

水林法組經

賊子與

賊人

水林法組經

賊子與

賊人

水林法組經

賊子與

賊人

水林法組經

七

上文自看打虎。至六回終。皆是爲一金蓮不惜費筆。費墨。寫此數回大書。作者至此當亦少歇。乃于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層上脫卸下來。至此又重新用通身。氣力。通身智慧。又寫此一篇花團錦簇之文。特上與。第一回作對。其力量亦相等。人謂其精神不懈。何其。不歇一歇。不知他于上文遇雨文內。卽已一路歇來。至此乃歇後復振之文。讀者要便被牠瞞過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則益信前遇雨文字。爲層上脫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爲名。是金蓮瓶兒春梅爲作者特用。意欲寫之人。乃前文開講。便出瓶兒。恰似等不得寫。金蓮便要寫瓶兒者。乃今既寫金蓮。偏不寫瓶兒。偏又寫一玉樓。夫必寫一玉樓。且母論其文章穿插。欲急故緩。不肯使人便見瓶兒之妙。第問其必寫玉樓。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樓之名。非小名。非別號。又非在楊家時。卽有此號。乃進西門慶家。排行第三。號曰玉樓。是西門慶號之也。號之云者。作妾之別說也。卽此玉樓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淚洗面。欲生欲死也。乃玉樓二字。固是作者爲之起。

也。非真箇有一西門慶爲之走出名也。作者意固在何語有云。玉樓人醉杏花天。然則玉樓者又杏花之別說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邊仙種。本該倚雲栽之。忽因雪早。幾致零落。見其一種春風。別具嫣然。不似蓮出污泥。瓶梅爲無根之卉也。觀其命名。則作者待玉樓自是特特用異樣筆墨。寫一絕世美人高衆妾一等。見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於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學好。又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樓者。正復不少。則作者殆亦少寓意于玉樓乎。況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而

王樓春杏必不與之爭一日之先然至其時日亦各
自有一番爛熳到那結果時梅酸杏甜則一命名之
間而後文結果皆見要知王樓在西門慶家則亦雖
有如無之人而西門慶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財而
已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爲王樓有錢
作襯而王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
恥之財總之良心喪絕爲作者罵盡世人地也夫本
意爲西門貪財處寫出一王樓來則本意原不爲色
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的利害比色
更利害些是此書本意也

寫玉樓必會月琴者是一眼早覷定金瓶梅與玉樓
數人同歸一穴之後當如何如何令其相與一番爲
吳神仙一結地步也則一月琴又是作者弄神弄鬼
之處也

金蓮琵琶爲妬寵作線玉樓月琴爲翡翠軒作地翡
翠軒必用月琴者見得西門對面非知音之人一面
寫金瓶梅三人熟處一面使玉樓令處不言已見是
作者特借一月琴將翡翠軒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
玉樓傳中也文字神妙處誰謂是粗心人可解

若云杏花喻玉樓是我強扭出來的請問何以必用

薛嫂說來本在楊家後嫁李家而李衙內必令陶媽
媽來說親事也。試細思之。知子言非謬。

然則後春而開者何以必用杏也哉。杏者幸也。幸其
不終淪沒于西門氏之手也。

然則金瓶梅何言之子。又因玉樓而知其名。金瓶梅
者矣。蓋言雖是一枝梅花。春光爛熳。却是金瓶內養
之者。夫卽根依土石。枝撼烟雲。其開花時亦爲日有
眼。轉眼有黃鶴玉笛之悲。奈之何折下殘枝。能有多
少生意。而金瓶中之水能支幾刻殘春哉。明喻西門
之炎熱危如朝露。飄忽如殘花。轉眼韶華頓成勾景。

總是爲一百回內第一回中色空財空下一頂門針
而或謂如檣杪之意是皆欲強作者爲西門開帳簾
之人烏知所謂金瓶梅者哉

于春光在。金瓶梅花時。却有一待時之。杏甘心忍耐。
于不言之天。是固知時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涼世
態。均不能動之。則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絕。
而又教世人處此炎涼之法也。有此一番見解。方做
得此書出來。方有玉樓一個人出來。誰謂有粗心之
人。止看得西門慶又添一妾之冤于千古哉。

讀至此。然後又知先有卓丟兒。所以必姓卓也。何則

夫。丟。兒。固。云。爲。孟。三。姐。出。缺。奈。何。必。姓。卓。哉。又。是。作。者。明。七。指。人。以。處。炎。涼。不。動。之。本。也。蓋。云。要。處。炎。涼。必。須。聽。天。由。命。守。運。待。時。而。所。天。由。命。守。運。待。時。豈。易。言。者。哉。又。必。卓。然。不。動。持。守。堅。牢。一。任。金。瓶。梅。花。笑。我。七。只。是。不。爲。所。動。故。又。要。何。草。字。兒。上。先。安。脚。跟。牢。定。死。下。工。夫。也。故。三。娘。之。位。必。須。卓。姓。先。死。守。之。以。待。玉。樓。也。

玉。樓。必。自。小。行。三。而。又。爲。三。娘。者。見。得。杏。花。必。待。三。月。也。

作。者。寫。玉。樓。是。具。立。身。處。世。學。問。方。寫。得。出。來。而。寫。

一玉樓又是教人處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印空。猶是末着。見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後寫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猶是爲不能如玉樓之人。再下一轉語。另開一法門也。

瓶兒于竹山進謔時。一說卽信。壞在容易信。玉樓于張四進謔時。屢說不信。壞在不肯輕信。此何故也。瓶兒悔牆頭之物。輕亡失去。心本悔矣。故一說卽入。玉樓爲薛嫂填房之說。着迷心已迷矣。故屢說不聽。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用筆深淺皆到。

其前文批玉樓時。亦常再四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

見及此。到底隔膜一層。若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曉暢。彼此貫通。不煩思索。而勸懲皆出也。

如月娘以月名者。見得有圓有缺。喻後文之守寡也。有明有晦。喻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賢時有妬時也。以李嬌兒名者。見得桃李春風。牆外枝也。以雪娥爲言者。見得與諸花不投。而又獨與梅花作祟。故與春梅不合。而受辱守備府。是又作者深恨歲寒之凌冽。特特要使梅花翻案也。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離騷無處發泄。所以著書立說之深意也。至瓶兒則

爲承注梅花之器而又爲金之所必爭蓮之所必爭
 者也何則瓶爲金瓶未爲瓶之金必如其成器瓶即
 此等意皆具寓意說內因亦從上樓一名有入具
 不爲金瓶或銅或玉或窑器則金又憤已不得爲金
 另有數解可參故並存之
 瓶以盛之而使其以瓶兒之樣以勝我也是又如其
 勝已而時值三伏則瓶爲蓮用故翡翠軒可續以蒲
 萄架而三冬水凍瓶不爲蓮用故琵琶必彈于雪夜
 而象棋必下于元宵前後也此蓋因要寫一金蓮妬
 死之人故名瓶兒見其本爲一氣相通同類共事之
 人而又不相投者也至于春梅則又作者最幸有此
 又最不堪此故以兩種心事寫此一人也何則夫梅

花可稱全在雪裡寒歲臘底是其一種雅搯本自傲
骨流出宜乎爲高人節婦忠臣美人今加一春字便
見得爛熳不堪卽有色香當時亦世俗所爭賞而一
段春消息早已漏泄東風爲幽人歲寒友所不肯一
置目于其間者也至于彤雲凍雪爲人所最不能耐
之時倘一旦有一樹春梅開于旭日和風之際遂使
從前寂寞頓解此必寫春梅至淫死者爲厭說韶華
而必使雪娥受辱者爲不耐窮愁故必雙寫至此也
夫一部金瓶梅總是令熱二字而厭說韶華無奈窮
愁又作者與今古有心人同因此令熱中之苦今皆

于一春梅。淫之宜乎其下半部。單寫春梅也。至于
 蕙蓮原名金蓮。王六兒又重潘六兒。又是作者持上
 寫出此固一金蓮。彼又一金蓮。尋來者一金蓮。尋去
 者又一金蓮。眼前淫婦人。比上皆同。不特一潘氏爲
 可殺也。况乎有潘金蓮。而宋金蓮不得仍名金蓮。且
 不得再說金蓮。更不得再穿金蓮。卽欲令其拾金蓮
 之舊金蓮。以爲金蓮。亦必不肯依。至後且不容世有
 一宋金蓮。改名之宋蕙蓮。且死後。並不容其山洞中
 有一物在。人亡之遺下一隻金蓮。則金蓮之妬之惡
 之可殺。可割。想雖有百金蓮。總未如潘金蓮之妬之

惡之可殺可割也。至于王六兒之品簫更勝金蓮之品玉。而金蓮之一次討紗裙。又不如王六兒之夜七。後庭花是雖有百金蓮。不如一金蓮之潘六兒。又有一後來居上之王六兒。奪其寵。爭其能。睥睨其後。則一六兒又難敵無窮無盡勝六兒之六兒。然淫婦之惡莫過于潘金蓮。故特上著之于金瓶梅。使知潘金蓮者可殺可割。而淫婦之惡更有勝于潘六兒者。故又特上著此金瓶梅。使知凡爲淫婦之惡更殺不足割。不尽也。所以兩金蓮過而一金蓮死。兩淫不並立。兩六兒合而迷六兒者去。兩陰不能當兩斧。效立見。

也作者所以使蕙蓮必原名金蓮而六兒後又有一
 六兒也。至于陳敬濟亦有深意見得他一味小殷勤。
 遂使西門月娘被他瞞過。而金蓮春梅終着了他的
 道兒也。故謂之敬濟。而又見陳洪當傾家敗產之時。
 其子苟有人心。自當敬以濟此艱難。不敢一日安枕
 下食。乃敬濟如此。西門有保全扶養之恩。而其婿苟
 有人心。自當敬以濟此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負行。而
 敬濟又如彼。至若其父爲小人。敬濟當敬以幹蠱濟
 此天倫之醜。其岳爲惡人。敬濟又當敬以申諫。以尽
 我親上之誼。乃敬濟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嗚呼。所

謂敬濟者安在哉。至其後做花子。做道士。一敗塗地。終于不敬。其何以濟。宜其死而後已也。則又作者特地爲後生作針貶也。至于秋菊與梅蓮作仇。而玉簫與月娘作婢。又以類相反。而相從也。李桂姐爲不祥之物。雜本之人。蓋桂生李上。豈非不祥。雜本而吳銀兒言非他的人兒。皆我的銀兒也。若夫愛月則西門臨死相識之人。去其死時爲日不久。大約一年有餘。言論月論日的日子。死到頭上。猶自斷喪也。猶好淫他人也。銀瓶有落井之識。故解衣銀姐。瓶將沉矣。月桂生炎涼代嬪之時。故趨炎認女。必于月娘而卽于

最炎時露一線秋風若去若出則蓮彫故金蓮受辱

卽在梳櫳桂兒之後而衆冉成林春光自盡故林太

太出而西門氏之勢已鐘鳴漏盡矣他如此類義不

勝收偶因玉樓一名打透元關遂勢如破竹觸處皆

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卽批者亦肺腑皆暢也文章

當攻其堅處一堅破而他難不足爲敵矣信然信然

其寫月娘爲正自是諸花共一月李花最早故次之

吞占三春故三之雪必于冬上爲第四季故四之蓮

于五月勝六月大勝故五排而六行之瓶可養諸花

故排之以未而春梅早雖極早却因爲蓮花培植故

必自六月。遲至明年春日。方是他芬芳吐氣之時。故又在守備府中方顯也。而蓮杏得時之際。非梅花之時。故在西門家。只用影寫也。

玉樓爲處。此炎涼之方。春梅爲翻。此炎涼之案。是以二人結果獨住。以其爲春梅太爛漫了。故又至淫死也。

此回內出春梅。人知此回出春梅爲巧。不知其一回中已干大了頭三字內已出了春梅。此處蓋又一掩映上文。然終是第二筆矣。于其第一筆誰肯看之哉。試想無教大了頭一筆在前。此處卽出此一筆有何

深趣甚矣。看文者休辜負子人家文字矣。

作者寫玉樓不是寫他被西門所辱。却是寫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後文。純用十二分精采。結果玉樓則何

故。又使他爲西門所辱。爲失節之人。蓋作者必於世

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蠶室。孫子之刖雙

足。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騷

不平之言于世。以爲後有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

而負才淪落于污泥也。且其受辱必爲人所誤。故深

恨友生追思兄弟。而終然結冷遇之交。且必因泄機

之故。受辱。故有說。秀才之串選等事。而點出

機不密則禍成之語必誤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爲史公之忍辱著書豈如尋常小說家之漫肆空談也哉

月琴與胡珠雙結入一百回內蓋月琴寓悲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傷心故玉樓彈阮而愛姐亦彈阮玉樓爲西門所污愛姐亦爲敬濟所污二人正是一樣心事則又作者重重憤懣之意愛姐抱月琴而尋父母則其阮途之哭真抱恨無窮不料後古而有子爲之作一知己噫可爲作者洒匕化因盡矣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詩曰

我做媒人實自能。

唇銚慣把鰥男配。

利市花常頭上帶。

只有一件不堪處。

全憑兩腿走慇懃。

舌劍能調烈女心。

喜筵餅錠袖中撐。

半是成人半敗人。

薛○嫂○必○云○西○門○家○中○惡○自○所○自○也○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箇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

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

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

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
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听了、一直走到鋪子
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筭帳便點點頭兒喚
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
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
親事來對大官人說晉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
娘窩兒何如則知卓二姐者非三娘其人乃三娘之名也西門慶道你且說這
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
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
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褲不下千去也有四

五隻麻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
 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
 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只有一個小叔兒纔十
 歲身汚途窮所以著書作者大意了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
 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
 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富
 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太官人說他娘
 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太
 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西門樓呀見婦人會彈月
 琴便可在早已爲翡翠軒他心上三人作線也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

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和你老人家
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
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七
房子理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
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
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
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
的是那器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
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边有人說話這婆子
一方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說話的西門慶歡從

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
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細細西門慶進來和
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
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
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
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
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口姑奶也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

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
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哎呀，保山，你如何不先
來說聲。」一面分付了袁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
力攬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
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紵大帽，一撒鈎絛粉底
皂靴，富家氣象，却是市井氣。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

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

姑。娘。請。受。禮。讓。

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

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

只用媒人說妙。

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

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沒箇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
 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七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
 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
 者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即叫姑
 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
 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
 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
 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
 與我姪兒念上箇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
 與上我一箇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婆子意在此西
門慶意亦在此

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張主。
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
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
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
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幸得姑娘是孤身、若
着便叫小厮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
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
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七人家。
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
睛、珠兒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

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口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

口說

插說

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

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盆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

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

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

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

便好在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

一句保山你且說我说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

官人總是銀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

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

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薛嫂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玳安平安。此帶出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見如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裏面儀門。照牆。竹槍。簷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設缸一溜。打布櫈兩條。是布

薛嫂推開朱紅樞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荷棹先鮮簾攏
 瀟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
 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
 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
 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是
 這位娘子大姑娘大又有娘子大媒人口吻逼肖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
 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繡子裏一日不算銀子銅
 錢也賣兩大簇羅毛鞋面布每問他負定要三分一
 尺。總是用筆畫活一日常有三二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
 張整理手下使着個丫頭一個小廝六丫頭十五歲男

起頭去了。名喚蘭香。小了頭。名喚小鸞。纔十二歲。隨手得

不費手。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

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惡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

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

不啻一總謝罷了。我不知何故。看到此處。滿身痛快。要正

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

蘭麝馥郁。薛嫂扯掀間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

婦人。但見。○篇○落○神○

月。畫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

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腳。周正

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
真箇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
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
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
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

玉○樓○著○迷○處○在○此

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

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

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

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

小丫鬟拏出三盞密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
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箇萬福薛嫂
見婦人立起身就趨空兒輕上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
露出一對剛三寸拾半全○典○金○蓮○的○寸○照○翻○案○以尖尖趂上金蓮脚來穿着雙大
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
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
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
個、偷娶迎好何如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
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
。今月二十四日二十何等正大比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

初二婦人道既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
 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
 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
 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
 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含蓄張四妙薛嫂道
 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
 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說人家
 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金瓶獨擅此能我願作文者步步學
 也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
 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

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

止問有入夢裡不知作

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子，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

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

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

又映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

敬濟。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

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箇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

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箇艾窩子。是比食物又

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

寺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子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

留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
 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七、一盒子點心臘肉、又
 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那家日子定
 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
 奶七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句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
 他一塊糖、十個艾窩、七方纔出門、不在話下、閒情却細且說他
 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守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
 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
 還有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
 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卽走來對

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尙舉人的是。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況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也。雖然房裏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個。意日我固做大只我能容人便是不料後却爲妾所以後文舍

地。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

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嘗挑販人口。稍不

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

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

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玉樓爲人是在是矣

張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

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

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

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

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

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
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
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裏管得許多。若說虛實。
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况姻緣事。皆
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是說不動婦
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
了。有詩爲証。此處寫玉樓執迷却反。映瓶兒待竹山之淺。

張四無端散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

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四日西門
 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二十請十二位素僧未與武大燒
 錫燒靈又字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
 奇絕勾絕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隣來和婦人說話此
 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
 二十名軍牢又出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
 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隣舍進
 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听着大娘子在
 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
 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有

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箇外甥楊宗保年幼一
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
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只把你箱
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見箇明白。
無數話總是東。婦人所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听着你
西人情可嘆。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
嫁人。又照金蓮妙絕。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
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
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
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

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
 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然則又何婦
 必看哉

人道莫不奴的鞋腳也要賺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

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

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

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

也是姪兒十箇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你說他男子漢手裡

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

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麼衆街隣

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隣人偏理會得婆子道難道他娘

姑娘讀妙入情

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
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
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
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聽了一眠說道你好公平心兒
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有婆子真病登時怒起
紫漲了面皮必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
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臊子吞的
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箇外甥是我姐上養的你這老咬
舌女生外向然則兩人俱不姓楊怎一頭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
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

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使欲起謀心將錢肥已張四道我不
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
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
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呸到明日死
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
錢來焦尾靴恁不得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
老娟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七了穿寺院養
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
起來。好佳法不然何時是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
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

門○娶○玉○

厮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

○樓○木○意○爲○妻○故○用○張○四○一○半○以○襯○出○之○非○月○間○筆○寫○張○

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

四也

眼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

回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絡

紗燈籠他小叔楊宗把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服騎

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看官記清後文看西門慶答賀了

月娘如何送法

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絲兒蘭香小鸞兩箇了頭都跟了來

舖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琴童心十五歲可思後文亦帶過來

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

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

北親戚來往不絕

西門親戚大都皆此等類

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

拾三間

記清西廂房

與他做房排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

都隨着叶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

帳裏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為証

乍觀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上婬娟在柳梢

半韻嫣然自與金蓮二人不同

半隨以然自與金雙二人不同

風吹灰于神

驚小賊依治眼休

王昭之制風民

好人無酬也

對是為... 風民人... 中... 出... 風... 齊... 為... 端

暗... 清... 十... 三... 夾... 匠... 刻... 一... 車... 消... 出... 風... 中... 烟... 丁... 三... 外... 五... 共... 陰... 金

合... 開... 風... 西... 與... 出... 端... 風... 慢... 齊... 潔... 三... 對... 今... 泰... 中... 六... 小

北... 縣... 嫌... 不... 至... 不... 解... 西... 門... 曉... 人... 西... 門... 邊... 對... 野... 西... 風... 裏... 外

第八回

上回寫娶玉樓。却只筭纏娶來家。纏來家第一夜。此回便序金蓮矣。然則費如許力量。寫一玉樓而止。拉到家中。便罷休。何以謂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寫玉樓來家。如何宴爾。如何會月娘。衆人勢必又是一篇文字。旣累筆難寫。又冷落金蓮矣。今看他竟不寫玉樓而止。寫金蓮。然寫金蓮時。却句句是玉樓文字。何巧滑也。何則。金蓮處冷落。玉樓處自親熱也。玉樓處親熱。觀西門慶之慚。疎金蓮處更可知也。端午別金蓮。到六月初二。將近一月也。此將近一月中做的事。

皆是相看玉樓收拾下禮。然將近一月中。忙此一事。豈無一刻閒工。到六姐處哉。今既絕無消息。是未娶之前。已心焉玉樓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樓。六月十二。卽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內。既忙不得工夫。走動十二。至廿八半月以內。又無一刻閒工夫哉。夫無閒何以至院裡哉。

寫盡西門既娶新人。既難丟玉樓。又因娶玉樓。心中自慚。不好去見金蓮。又恐玉樓看出破綻。一時心事有許多欲進不前。故金蓮屢促而不至也。則金蓮處一分冷落。是玉樓處一分熱鬧。文字掩映之法。全在

一筆是兩筆用也。

六月二日娶玉樓後。總是文嫂來約娶大姐。夫自二
 日至十二。僅十天。而十天內。方說娶一時。便惜置一
 件。婚嫁事。且又在娶玉樓之時。一者見西門慶豪富
 二者見陳洪勢要。爲西門所趨。承恐後者也。映後文
 月娘不堪。

寫床旣人情理。又爲春梅回家作線也。

看他寫玉樓簪上兩行詩句。明是以杏花待玉樓。
 如我前所言者。益信我不負作者矣。

夫寫玉樓簪子何哉。當看其又寫金蓮簪子。便知寫

玉樓簪

玉樓簪上有詩金蓮簪上亦有詩觀

金蓮簪上的詩必以蓮自喻則知玉樓簪上的杏明

是作者自言命名之意恐人不知又以金蓮簪觀出

之則知玉樓之名信如予言人自未細心一看耳

此回內繳過兩件物事又伏出兩件物事金蓮撕扇

是收拾過前三番寫的扇子也不來還我香羅帕之

曲又收拾過王婆所掏出之帕也如雲被風吹出岫

來既現半日花樣自然又要風吹散了他不然搖擺

天上却何日消繳何處安放他至陪大姐一床與玉

樓一簪又特上爲敬濟嚴州一線而此處又觀玉樓

宴兩西門薄倖金蓮几乎被棄武大險些白死真小
 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無數文章而又寫盡浮薄
 人情。一時間高興便將人弄死而奪其妻不半月又
 視如敝屣另去尋高興處真是寫盡人情。
 看此回寫武二遲了反子因路上雨水方知王婆遇
 雨是爲武二遲日作地而武二遲日蓋又爲娶王樓
 作地也不然武二倘一月使回或兩月使回西門一
 邊忙金蓮之不暇何暇及王樓哉不知者謂武二來
 遲是爲娶金蓮作地知者謂爲娶王樓作地然則王
 婆遇雨固原爲王樓作地未常爲武二作地而前回

脫卸玉樓又不獨以王婆照薛嫂兒也。

燒靈必使和尚聽淫聲一段總是爲金蓮妖淫處隨處生情沒甚深意又特爲玉樓燒靈一對愈觀其不堪也。

文嫂兒蜂也。爲敬濟說親時。陳洪正勝。則是將敗未敗之芰荷。故蜂兒猶來。至後文陳定作老僕。是其敗已敗定矣。止餘一芰莖。則奈何。故止用薛嫂兒通信。金蓮玉樓之簪已現。後文瓶兒又有壽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則有與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而西門乃與伯爵同夢簪。折自是細針密線之處。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古鬼卦

燒夫靈和尚听淫聲

詞曰

紅○曙○卷○窗○紗○睡○起○半○掩○羅○袂○何○似○等○閑○睡○起○到○日○
高○還○未○得○催○花○陣○玉○樓○風○樓○上○人○難○睡○有○了○人○
見○一○箇○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

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六月十日就要娶大姐

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僱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

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授步床陪了大姐已與游舊家也館作呼吸三

朝九日足亂了一箇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
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
厮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照後文婦人盼的緊
見婆子回丁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
深宅大院只在門首覷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
婦人噉罵在臉上恠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
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
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裏餛飩肉角兒等西門慶來
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
了上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

綉鞋兒來試打一箇相思封。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封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栽。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何曾辜負他。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封。不覓困倦。就搔在床上。地睡着了。約一箇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

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箇角兒翻來
覆去只數得二十九箇便問那一箇往那裡去了迎見道
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
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箇好嬌態淫婦
奴才你害饑癆餓痞心裏要想這箇角兒吃你大碗小碗
味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
子跣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
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
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饑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
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箇牢頭禍根淫婦有那

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
 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
 上小衣故他起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
 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
 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總是淫婦未
 有不悍者又
 是淫婦相思中苦境纏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
 簾下站立簾子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
 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
 話乖賁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
 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

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箇影兒？想必另續上了一箇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对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对六姨說。」六姨休对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对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

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
 德便罷，听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
 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
 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
 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
 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
 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非寫金蓮

却寫玉樓那邊一月也明眼人自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

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箇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卓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直接成衣得手文章
巧捷之妙一至于此

寫就疊成一箇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友多
 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上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
 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
 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
 坐轎子親自來哩即插入倫娶正文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
 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肱胆的帳說畢騎馬
 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
 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又一月矣等得
 杳無音信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
 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

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悞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欸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於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韓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倚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就使迎兒過問壁瞧王奶儿請你爹去了。不曾迎見去不多時說王奶儿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勾多時。捱光時西門慶不在王乾娘牆脚下哉緩急二字可笑只見傅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道了

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箇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

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

又影桂姐

且見得有了玉樓便直欲棄了金蓮愈慚愈不如去寫浮浪負心如畫不然院中覓醉豈是無暇至金蓮處一走哉後文瓶兒亦常自院中回來夜會矣。吁想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

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拘欄那條巷去、只道
西門慶騎馬遠、從東來、一回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
醉眼摩娑、前台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
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
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
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
我如今就去、帶三分慚色、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箇一遞一
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
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箇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
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

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現矣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

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恨怎的把奴丟了

一向不來傍箇影兒恨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恨那

裡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听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

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婦

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

旺跳身子說箇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

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一担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

的賊廬担大蛆叮口袋○明○新○即○行○符○非○單○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

新纓子瓦楞帽兒擡下○丟慌的王婆地下

第一奇書 八回

拾起來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太

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

在手裡，覷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鍍着兩溜字兒，金

○此○處○將○玉○樓○命○名○之○義○說○明○

勤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面。杏花天。○情○簪○一○點○固○是○又○照○王○樓○却○又○伏○線○千○里○矣○

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箇唱的，送他的，奪了，放

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認？」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

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當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

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

箇窩，櫃子道：「柏哥，上兒，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歲孩兒也

不信。王婆在傍，揷口道：「太娘子，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

里見蜜蜂兒。擲屎出門。交獼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
 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見他手中。
 拿着一把紅骨細洒金七釘鉸川扇兒。本意卽出扇兒却
又將簪子一開此
処纏出。然却收
拾已前扇子也。取過來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
 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箇妙人。
 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
 說道。扇子是我。直。綴。上。文。何。等。筆。力。一箇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
 用。今日纏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倏落了他一回。
 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
 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

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見，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着。却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並頭蓮、辦簪兒、簪兒，上釵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開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試想此簪亦有詩，却是爲何明金蓮之爲蓮，見玉樓爲杏，無疑手寫此處，眼照彼處。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接過，親了箇嘴。帶愧色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

72
人歡迎見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磁
了四箇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箇並肩而坐交杯換
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乞的臉紅上的告辭回
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
着着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
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鵲飛急奔荒村，閭巷內
汪汪犬吠，

富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那人家歇了，到晚
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

畢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大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箇月光景。○方○知○王○婆○遇○雨○之○妙○

一總前後事

在路上行住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

免先差了一箇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七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開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

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胡芦你有書信交與
 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
 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土頭口去了
 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
 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
 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
 與他哥上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
 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听萬事皆休听了此言
 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
 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

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密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一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

又出現惡業

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

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牽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挂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金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恭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七都迷

了佛性禪心、開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
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
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磬槌敲破老
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衣舊陪伴
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
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
口兒只言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且說衆和尚見了

武大老婆嬌模嬌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
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
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窓下水
盆裏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裏顫聲柔氣呻上吟上哼上
唧上恰似有人交姤一般遂推洗手止住脚听只听得婦
人日裏喘聲呼叫達上你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
听見饒了奴快些去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
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听了個不亦樂乎
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
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

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艷服
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
婆昏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
眼瞧見簾子裏一個漢子和婆娘簾兒十七至影上綽上
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裏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擡鉢
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芭旋上光頭
不去拾只顧擡鉢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
已燒過了還只顧擡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
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
道清齋生娘子謝上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

如飢了罷一齊笑的去、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閣黎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法能肖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果將物法並消罪
到款數靈志不平

十條開之亦對歌
關家齋望望到筆

休請為請

收賸丁銀一齊笑語去了
五真圖謝於市耳
意必豈無人

第九回

此回金蓮歸花園內矣。須記清三間樓一個院一個獨角門。只是無人跡到之處。記清方許他往後讀。此回偷娶金蓮。却是順出春梅而出。春梅時必云月娘房裏兩個丫頭。一個春梅。一個玉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內不曾在大了頭三字中出春梅也。又恐無目者。猶然不知。下又云。另買一個小丫頭云云。明說先有一個小丫頭。陪此大了頭三字者。爲春梅也。予言豈不益信。亦如玉樓之名。觀其簪上詩句益信。

內將月娘衆人俱在金蓮眼中描出。而金蓮又重新在月娘眼中描出。文字生色之妙。全在兩邊掩映。故下文武二文字中。將李外傳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與水滸相左。爲世俗不知文者口寔。乃于結處止用一倒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滸文字絕不礙手。妙絕妙絕。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皂隸

詩曰

感郎耽夙愛

著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

情踪任久淹

于飛期燕上

比翼誓鸞上

細數從前意

時上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

酒請王婆作辭

為後文令王婆作樂

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

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

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兇達我、自有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兒破桌壞凳舊衣裳、是武大都與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他四句口號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爲後武二

先奸後娶醜名留

問人作地也

橋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記清與他做
 房一個獨七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
 人跡罕到必用此句早又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
 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
 歡門描金牀又伏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
 枕擺設齊整忽然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
 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
 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
 小玉伏侍月娘則我云大了頭內有又替金蓮六兩銀子
 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而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

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
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髻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
做個第五房雪娥只借金蓮排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
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
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
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遙見面鞋脚月娘在
上坐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
緻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每帶
着風情月意纖腰嬌娜推束的燕懶鵲慵擅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

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

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恁不的俺

那強人愛他。蓋楚把一向的月娘點出，非單描金蓮也。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

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

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旁邊。月娘叫了頭，掇個坐

兒，教他坐，分付了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旁

邊，不轉睛把衆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

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

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体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

月多不及金蓮也

此處既嬌兒却是賤金蓮

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

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

臉兒稀_匕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

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輕

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

看○在○心○裏○

從金蓮眼內將衆人都都

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

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爭強爭不動強動

指着了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見貼

歸、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
。後。私。僕。一。同。文。字。
 衆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
 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
 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
 趁。。映。在。武。大。家。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
 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
 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
 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
 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子。一頂新頭巾。銷

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

吃了一驚、捫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

怎肯于休、

百忙裡鄰舍

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

入來、看見小女迎見、在樓穿廊下、攛線、叫聲哥哥、也不應、

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嫂聲音、

向前便問迎見、那迎見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

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見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

王婆、听得是武二歸來、生怕夾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

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

不見、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

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七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七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七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七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七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太娘子又是沒腳蟹那里去尋坟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二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

嫂也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子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家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所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絲，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此文比伯爵酒士迷眼時何如，總是語上刺人家弟兄心內也。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也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旛，紙繒，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也陰

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
 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
 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
 人哭的那兩邊隣舍無不恓惶我也陪他一哭不知何故武二哭罷將
 這羹飯酒餚和土兵迎兒吃了計兩條蓆子教土兵房外
 後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上前
 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口裡只
 顧長吁氣那土兵勦忙的却似死人一般偏照管挺在那
 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
 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亡生時懦弱死

後却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桌子、吓捲起一陣冷風、
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怕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

透肌寒、昏_レ暗_レ、靈前燈火失光明、慘_レ幽_レ、壁上紙

錢飛散、亂、隱_レ遮藏、食毒鬼紛_レ飄逐、影魂旛

紙上有
鬼出現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

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

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

一交跌番在薦子上坐的、尋思道、恠哉、似夢非夢、剛纔我

哥_レ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

死必然不明，听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士兵正睡得好，又照上兵子，是咄叱不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叱五更雞叫，東方漸明，士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士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叱怎的死了？」嫂叱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件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擎着個柳籠篋，羅兒正纔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

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賊只是一件、我的老

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賊武二道好

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兩分

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寫出武二精細到有養家孝

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

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

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和甚人合氣、被其人

謀害了家中嫂、被那一箇娶去、你一一說來、你要隱匿、

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

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賊反襯一面說

道武二哥你听我說却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
 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西
 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三個怎的忽接一不知怎的又與伯爵講打虎遇船妙從
 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听了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
 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
 擰到家待擄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
 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
 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箇下
 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
 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

何九他三日前所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

先藏過這何九

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

狀子、

細

走到縣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所

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

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上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

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

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

厮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

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

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

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
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
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上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
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
道、武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
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
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番、其寃自見、若有虛誣
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
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

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牒子來，說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全，方可推問你那哥上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上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

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上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声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這口惡氣寫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舖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上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只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恠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耍死便不

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里我的
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
是箇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
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催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
們混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
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
了手大掣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諕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
動。觀出武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楼前來且說西
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
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覷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

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箇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箇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箇人坐在正面。兩箇唱的粉

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
不覺怒心起上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
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
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上逼緊來問那里還說得出
話來描神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
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箇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
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來就要往楼下跑武二一把扯回
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
說也不說早颺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
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至

我事

罷武二听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著樓窻見在外只一撓、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橫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裏、武二隨即赶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凶、嚇得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窻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動氣不過、唬得又是兩腳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

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_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_七
挨上來收住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
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
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
死。倒。都。說。是。西。門。笑。官。人。被。武。松。打。死。了。爲水滸留地步也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讓

郭六生兒鄭九當

